

## 七岁那年的一次远行

□林秀莲

“你去跟亚长说说,让阿莲也去顺昌待几个月,她天天闹着要去!”我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说。

“去了,岂不给人家增添麻烦?”父亲说。

母亲坐在门槛边的板凳上缝补衣服,夕阳的余晖懒洋洋照在她蓝色的斜襟本地衫上,跳跃着点点金黄。母亲把针往头发里划了几下,又说:“亚长是个好人,咱就去几个月,你试试去说下。”

亚长是我家的一位亲戚,是十里八乡人人皆知的顶呱呱人物。他睿智能干,是最早一批的包工头,顺昌县里好几个项目都是他承包建设的。他带领众多乡亲在顺昌立下了汗马功劳,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经济收入。乡亲们都非常尊重他,提及他无不竖起大拇指。亚长也是重情重义汉子,短短一年内,他盖起了三座五间厢,一座给自己家,另外两座给他的哥哥和弟弟。

晚上,没有月亮,只有点点星光,父亲拿着手电筒,去了亚长家……没多久,我跟村里的一对夫妻,踏上了去顺昌的旅程。

那年,我七岁,第一次出远门,宛若一只被困囿笼子里的鸟儿,扑腾着羽毛未丰的翅膀,诚惶诚恐地飞向陌生的天空。

那年,亚长在顺昌桂岭承包建设水电站工程,主要工作就是把溪边那座山整掉一部分去填溪。我大姐夫在工地干活,我大姐在工地当炊事员,掌管 103 名工人的一日三餐。

那里有座山,山下有条溪,溪边有几座木头房子,是大家自己搭了住宿用。烧的是煤,装米饭的是铝饭盒,没汤没菜,泡点盐水就是汤,几片榨菜就是菜,但这样的伙食已经比在老家以地瓜为主食的生活改善了许多,大部分乡亲身体都变壮实了。

每天黄昏降临,工人们灰头灰脸从工地回来,抱着铝饭盒“呼哧呼哧”吃得欢腾,然后又简单冲个澡,躺在简陋的木床上,美美地进入梦乡……周而复始,工地干活是辛苦的,内心却是甜美知足的。累点怕啥,休息一个晚上,力气又滋生满满,第二天又能在工地生龙活虎地抡锤挥锹,挑土砸石……能吃得上苦还是忠门半岛人民坚韧不拔的骨气,挣钱持家是他们永不熄灭的信念和责任。

每次炸石炸山时,负责点药的人会提前通知大家做好安全准备。大姐每次都让我和她一岁多的大儿子躲在床底下。有一次,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下,有一部分碎石还是雨滴般“哗啦啦”砸在屋顶上,我们俩吓得躲在床底下缩成一团。

那时候,上厕所要经过一家小卖店,小卖店有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女孩,每天都抓着一大把糖果之类的零食在店门口吃个不停,胖得眼睛都挤成一条细缝。有一次,我上厕所,在小卖店门口,她狠狠地挡住了我,不让过,还得意扬扬张开手掌在我面前炫耀着那些糖果、瓜仁。胆小怕事的我退回顺着溪边绕远路去厕所。第二次还是如此挡在我面前。等到第三次,我不知哪来的勇气,抢过了她手里的那把糖狠狠地摔在地上,又狠狠推了她几下。她奇怪地盯了我几秒,转身跑进了小卖部。我迅速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糖果揣进了裤兜,心脏“咚咚咚”跳个不停。从此以后我上厕所,小女孩再也不敢来挡道,只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瞧着我。

因有米饭的滋养,一些日子过去了,我变胖变白了,右脸上的那个酒窝更深了,大家都忍不住说,这丫头,长得不错。年底了,要回老家了,大姐给我买了套新衣裳,这一打扮更漂亮了,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的小天鹅。回到了老家,当父亲母亲惊奇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,我读懂了一个词,叫“慈爱”。

除了大姐、大姐夫,父亲、二姐、二姐夫,于许许多多父老乡亲也跟着亚长在顺昌打过工。大姐夫在顺昌打工算是时间最长的,11 年,辗转于桂岭、马溪等 9 个地方。

大姐夫干活卖力能吃苦,无论在哪个工地都受人欢迎。那年在溪边的山坡上点药炸山,不料出了点问题,他整个人在山坡上被炸药冲到溪边,左小腿被炸得血淋淋的,人已奄奄一息躺在溪边,众人哭成一团。所幸大姐夫命硬,生命无大碍,只是左小腿终生留下坑坑洼洼的伤疤。

异乡打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老乡的一种生存状态。大部分妇女守着家园,辛勤耕耘着几亩庄稼地,抚养年幼的孩子,照顾年迈的老人,撑起了半边天。

七岁那年的一次远行,回来后让我在同龄伙伴中炫耀了一整年。在他们眼里,我俨然成了个肚子里装着故事的了不起人物,也刷新了同龄伙伴最远只去过田野捉蝴蝶、蜻蜓,采野花的纪录。

而远行的意义是什么?当我懂得思索这个问题时,也明白了答案:远行,只为烟火人间!



## 梦里的乡土

□李天保

乌丘屿,对我来说,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

熟悉,是因为曾祖父和爷爷都曾在那里生活,从小听爷爷讲起乌丘屿的故事,具体而生动,仿佛我也曾踏上过那片土地。陌生,则是因为它第二次与湄洲岛失散都已经 70 多年了——于我而言,它始终是一块梦里的乡土。

乌丘屿位于湄洲岛以东约 18 海里的东海上,主要由大丘屿与小丘屿(俗称大小乌丘)组成。其实,“乌丘”像是它的学名,它更亲切的乳名是“乌龟”。据说因岛色黝黑,顶部形似龟壳,才得了这个名字。用莆仙方言念起来,“乌丘”与“乌龟”发音相同,更添几分乡土气息。

历史上,乌丘屿曾是湄洲乡的一个村。爷爷曾说,岛上住的,大多是湄洲东蔡石后、高朱和莲池几个地方的人。周围海域是湄洲的传统渔场,渔民捕鱼间歇,常上岛休整,后来为方便生产和生活,渐渐就有渔民定居下来,于是形成了一个小小村落。爷爷告诉我,他父亲曾在乌丘建有一座寮楼。1931 年,曾祖父离世,家里陷入困顿。那时爷爷刚满 13 岁,身为长子,他只好离开私塾,随族人出海打鱼。刚成年,他就开始“系乌丘”——这是我们湄洲话的说法,“系网”指出海打鱼,到乌丘打鱼,便叫“系乌丘”。那段日子,他就住在父亲留下的寮楼里。

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,常听他讲“系乌丘”的往事。他说乌丘缺淡水,井打得再深,水也多是咸的。唯有一口古井,据说是清同治年间修灯塔时挖的,水质尚可饮用。渔民们于是围绕这口井建起寮楼,休渔时在此生活,炊烟袅袅,渐渐聚成一片人间烟火。乌丘没有沙滩,渔网只得铺在大石头上晾晒。最让我神往的,是爷爷说乌丘附近有古村落于海底。因为岛东曾沉没过万吨轮船,出现了一批以打捞沉船铁板为生的人,我们叫他们“潜铁人”。他们须水性极好,平时要看准水流,趁平稳时驾船下潜数十米,用绳索系住铁板再浮上来。他们说,水下某些地方可见石阶,甚至整个村落的痕迹。儿时我听到这里,总不禁幻想那水下世界是否有蛟人、美人鱼穿梭其间。邻居中就有一位“潜铁人”,后来因水压冲击失聪,大家都叫他“耳聋雷”。他也笃定地说见过水下的石阶。长大后我查证资料,才知乌丘水域在

## 古井和新井

村里有一口古井。前天回老家,路过古井边,发现古井只剩下一个井口了,原来宽大的井台一大半被铺成了水泥路。我凑近井口,打开盖在井口的一个腌菜缸子,朝里面一看,井水已经涨到接近地面,水面覆盖着一层金属一样的油脂,反射着蓝幽幽的光,隐约有一股腥味从井里飘出。我赶紧盖好腌菜缸子,走开了。

村里也有一口新井,但如今不见踪影,那里已经开发成几个停车位,整齐地停着几辆汽车。

近年回老家渐少,这次回去,无意中发现,几十年来,变化最大的是村里的这两口井。

古井在离生产队食堂不远的地方,是旧时村民饮水的主要水源。后来村里人口不断增长,古井的水显得有点捉襟见肘,就在离我家不远的路边挖了一口新井。

古井没有井盖,井口上是一块整体凿出中空的石头,放在井台上,因为井台不高,所以没有井栏杆,旁边有座洗衣或洗菜用的水池。我很小的时候,新井还没有挖,我们家吃水都到古井挑水。

家里水缸里的水快到底了,姑姑挑着笨重的木制水桶,扁担上挂着汲水的小桶,到古井挑水。我跟着姑姑,去古井玩。

到了古井,姑姑放下水桶,一手抓住汲水小桶的绳子,一手把汲水的小桶慢慢放到新井,摇摇绳子,让小桶装满水,然后两手一左一右地拉着绳子,把汲满水的小桶拉出井口,洗一下水桶,把水倒掉,水流到井台边的水沟里,沿水沟的出口流进古井旁边的水渠里。

接着,姑姑又放下汲水小桶打水,把打上来的水倒进水桶。井水清澈透明,哗哗哗地倒进水桶,冒着透明的泡沫,散发出来的水汽清新又有点甜味。

我看姑姑汲水那么轻松自如,就跃跃欲试。

姑姑教我一手抓住绳子,另一手慢慢放下汲水桶,放到井底,我探头一看,井壁的砖块整齐地排列着,一块块黑黢黢的,井底幽深黑暗,水面晃动的波纹把我的头影摇来摇去。我心里稍微一紧,动作失去了控制,绳子全部掉落在井里。

姑姑哈哈大笑起来,说,你还小呢。说着到附近借来一根长竹竿,尾巴带着一个铁钩,伸进井里,把绳子勾出来。

之后,我看着姑姑把一担水桶装满水,用肩膀荷起扁担,水桶在姑姑的前一后,有节奏地上下颤动着,跟着姑姑回了家。

新井是机器开挖的。开挖的时候,引来村民围观。

一座巨大的吊架上挂着一个可以开口闭口的圆形的钢铁大挖手,它开着三块三角形铁片组装起来的大口,上面吊着的钢丝绳把它放下,在遇到泥土时闭上,钢丝绳吊起,把土挖上来,旁边的人推着架在铁轨上的木板,又推过去一辆板车,吊着的挖手张开大口,里面的土掉在板车上,有人把板车拉走,木板移开,挖手又放下去。随着一次次的挖掘,旁边的柴油发动机声音时大时小,散发着没有完全燃烧的柴油味。

新井的口径很大,是古井的三四倍,水泥井盖上有四个井口,井台也做得很大很高,并在井台周围用青石围了一圈井栏杆。旁边建了两个洗衣池。

新井建好后,成了村里人的新去处,特别是晚饭时分,大家都

□吴清华

喜欢端着饭碗,坐在井栏杆上,一边吃饭,一边听外出的人天南海北地聊。

初夏的黄昏,清风吹过,凉爽宜人。我盛上一大碗稀饭,用小菜碗装满萝卜,夹在饭碗与左手手掌之间,右手拿着双筷子,往新井走去。

井栏杆上,已经坐着许多端着饭碗的人,有邻居的六七十岁的老人,有刚刚从田里干了一天活回来的人,有外出做生意回来的人,也有和我一样年纪的小学生,但坐在井栏杆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男人,只有井台上还蹲着一些洗菜的女人。

阿阳说:“昨天,在七亩八的田里夯蔗,听到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,转头一看,一条胳膊粗的蟒蛇正穿过甘蔗畦,我吓得锄头都没有拿,赶紧跑走!”旁边一个的人问:“爬哪去了?那可是一大锅的蛇肉,你怎么不知道抓回家呢?唉,可惜!”

有人谈起了庄稼的收成,有人说哪个村的人出海打到了比人还大的鱼,有人说村里今年哪几个孩子最有希望考大学。

天渐渐黑了,人渐渐散了,碗里的稀饭从滚烫到适口,最后也空空如也,但仍然有人舍不得回家,把碗筷放到井栏杆边,听完最后一个“新闻”才肯回家。

村里开始接入自来水了,因为刚接自来水,要交一笔不菲的立户费,很多人都没有接上。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,说自来水质量有保障,更健康,也省得挑水,把水龙头接到水缸上,开关一开,哗啦啦自动给你盛上一缸水。

还是没有太多的人接上,原因是自来水质量不稳定,而且大家习惯了喝井水,特别是老人,说井水比自来水甜,煮起饭来更有味道。

后来立户费降了一大半,再后来立户费全部取消,自来水公司派人免费给每户接入自来水。

一段时间,村里又风传,说我们这地方地质里的重金属含量超标,喝井水对健康不利,于是,家家开始喝自来水了,只到井台上洗菜或渠道停水时洗衣服。

阿弟的老婆陪嫁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,阿弟奶奶看到孙媳妇把衣服放进洗衣机,倒一些洗衣粉,一摁开关,接在水龙头上的水管自动把水引到洗衣机里,水位快满时自动停止,开始旋转漂洗,几分钟后停止,排水,甩干,又开始洗第二遍,第三遍,洗完吱吱吱地叫着,孙媳妇就把甩干了的衣服拿出来晾晒。阿弟奶奶看了很受震动,这啥都不用了啊!

洗衣机普及、电视普及、手机普及、汽车普及,村民们渐渐远离井台,忘记了井台,以致为了让村民有地方停车,把新井填平,修了公共停车场。

有天回老家,和念一年级的小堂侄女聊天,我们聊到井的功能,我问她,你是用来做什么的?她说,用来淹死人的。

大家一阵哄堂大笑。她说,不是吗?故事里是这样说的。原来,故事讲某人被淹死在井里,没有讲到井里挑水喝。也难怪,在她的生活经历中,水都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。

从村人饮水之源,到变成水泥路和停车场,我们从一口井的命运,听到乡村从农耕文明走进工业文明的聲音。

## 茶人陈元豹

□郑国贤

陈元豹与我一见如故,是知心朋友的感觉。

他 1963 年出生,小我 5 岁。我想,童年少年挨饿的共同经历,是我们心灵相通最重要的因素。他微笑着说:“饿呀,稀饭就咸菜还是好的,麦糊(大麦粥)要吃半年啊!”精神贫困比饥饿更可怕:他 3 岁失怙,32 岁的妈妈带着哥姐、他、姑姑的儿子和伯父的哑巴女儿等 5 个孩子生活于阳光灿烂的小山村林田村。1970 年,读书看不到什么希望,但刚强的母亲送他去晋江罗溪公社洪泗小学读书。1 小时多的山路,元豹不要妈妈送,自己走。

那时“教育要革命,学制要缩短”。他五年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。山里很安静,外面的世界变了。他 20 岁时,新时期的大学生都毕业了。小学生当然不能去考大学,连当兵都没有资格,但不能守在家里,得出去啊。他一出手就气势不凡,大队开了介绍信,去镇里、县里盖了章,奔福州,省林业厅也盖了章。他到了江西抚州,想承包林山,但哪里那么容易,好在他体格健壮,就做工呗。劈树、清杂、烧山、挖树桩,什么他都做得,工资每月几百元,是当时 10 个大学生的工资总和。

一对灵动的大眼睛,其后面是一个不甘的脑袋。后来,他拉着堂哥去石狮批发自动伞,再去贵州黄果树瀑布边上卖。卖是卖出去了,算上花费,不赚不赔,回闽还得再打工。他继续卖芋种、卖柑橘,去城关替人看场子,那里可以多认识人。

他认识了跟他境况相近的张祖建、张秀栋兄弟,这对兄弟说有亲人在北京。既如此,去北京发财去,于是 3 人进京。张家兄弟的亲人在清河工商银行,是普通一员。他老婆是蔬菜公司的营业员,是他们人生节点的引领者——教他们卖菜。

从太平庄市场批发蔬菜,到清河纺织厂门口小市场卖菜。一年下来,每人有 1 万元的收入。第二年,张家兄弟继续卖菜,他独自去三元桥做早点。炸油条、磨豆浆、包子、饺子、火烧、卤煮……生意红火,起早摸黑,累得跟狗熊似的,但年轻真好,躺下睡一觉,第二天又精神百倍,一年下来,就是 1 万元的钞票啊。如此,他做了 3 年。

但毕竟是大苦太累了,而且,堂弟陈元山也需要他拉一把。转年,陈家兄弟去朝阳区望京大山子市场门口摆地摊,去晚了就直接摆马路牙子上。

朝阳什么地方啊,十里木材长街“莆田村”,实际上是“忠门村”,莆田进京农民命运的转折点,也即将成为陈元豹人生的转折点。

来了一个中年男子,把蹲在地摊边的陈元豹多看了两眼,开口就是莆田特色腔调:“这样一表人才的,就蹲着卖袜子卖纽扣啊?”陈元豹知道遇到忠门老板了,立即站起来说:“那我跟你当学徒吧?”忠门人:“不行。你跟我出去,人家当你是老板,我成师仔了。”“那你把我介绍给别的老板。”“别的老板也不敢要你,谁让你妈把你生得浓眉大眼,还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!”陈元豹很沮丧,忠门人说:“这样吧,你挂包。”“挂包?”陈元豹一脸困惑。忠门人解释:“就是跑业务,跑订单。你这张脸,北京人一见就会给业务的!”

果然第一单就拿到西四小百货商场的 3 套柜台和货架,货值 8000 元,签合同,拿订金,拿去忠门人那里做了,净赚 4000 元。

人生顺境会忘记感恩。他连这位指路的忠门人的姓名都不知道。

后来,他在五道口批发市场拿到 120 套柜台货架单子,总价 12 万元。于是他在大山子租了间房,请 3 个忠门师傅加工。他的业务滚雪球般地做大,甚至在密云水库红骆驼避暑山庄拿到总值 120 万元的铝合金加工业务。

北京太好了,有本事可以尽情施展。但家中的母亲老了,尽管有哥哥在家侍候,但哥哥体弱且患有肩周炎,无力为母亲翻身。他心想母亲还能有多少日子,而钱是赚不完的。于是就回来了,陪伴母亲度过最后的 4 年。

母亲走后,他回到北京,改行了。在朝阳区北皋村租了旧车间和 5 亩地,改建为 100 多间出租屋,还有超市和饭店。

2017 年,他结束了在北京的业务,回到家乡仙游赖店九楼山中的林田村,投资 100 多万元盖了 300 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场,注册成立九叶茶业有限公司。

林田村到赖店镇政府车程 25 公里,从鲤南走龙华,还要经过泉州市洛江区双合村的地界,海拔 600 米左右。这里群山环抱,绿树成荫,生态绝佳,为九楼山脉。茶场下面是狮头山,东边是老鹰山,北面是乡里寨。

九条茶年产量 3000 多公斤,不愁卖。

我本牛饮,陈元豹倒多少,我喝多少。出去茶山绕一圈,回来还再喝一泡。九条酸茶的好处是利胃肠。午餐吃了好几块陈元豹做的萝卜炖羊肉,大家都消化得很好。

我虽好茶,但更热衷于写人。我要趁现在还拿得动笔。写一写,能写几个算几个!

退休之后,我的原则是:做我想做的事,做能做成的事。

七月炽热

连言语都有火的颜色

把自己扔进夏天的深海

荡涤累世积下的尘垢

一树蝉吟清瘦

唱尽短暂一生的

欢乐与蹉跎

七月的喧嚣在于

只有拼命地绽放

而没有零落

酒醉的画家

披头散发

以太阳为色

七月,再见

□郑冬冬

在大地上

酣畅淋漓地挥洒

山山水水都是

浓烈的五颜六色

七月的雨

火辣辣地扑向大地

把悲愤与激情的文字

写满江河

七月的世界

犹有战火

人们在枪林弹雨中

成片地漂泊

成片地被收割

七月的爱情火热

只管纠缠缠绵

而不计后果

七月再见

未完的承诺

我们在八月的桂花香里

继续悄悄地打磨



咩咩 作